

走在大街上

圣诞的氛围已越来越浓了，前天晚上六点我们去欣赏了一个舞台剧，用好几幕来表达约瑟和玛丽亚顺从圣灵的带领生下耶稣。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到，但是没想到却很晚了，有人两点就开始到现场排队了，于是我们只好看现场转播。

我们 JH 也预备周三晚上去大街上献诗报佳音，传道人通知下午 4 点到，实际上 4:30 出发，因为大家肯定会迟到的。也有好几位弟兄姐妹 3 点左右就到 JH 帮忙布置，增添一点节日的氛围，期间牧师一家彩排晚上敬拜的赞美诗。

正要准备出发，老三就开始闹脾气，下楼之后于是我只好抱着他，站在旁边一点的地方。一位难民（她说她是难民，她说她知道我们 JH）找上我寻求支持，也就是物质上的帮助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自来熟，先是有些蒙，她在说实话吗？又来一个要支持的！还没等我好好反应，音乐声响起，我要过去唱诗歌了，于是离开，她问我还会不会走过去回应她，我说不会，她站在那里等了一会离开。

我们走了可能两百米的样子，边走边讲一些圣诞信息，然后停下来献诗，有两位交通警察过来，一位在我们旁边指挥交通，一位在马路对面驻足观看。起初唱诗歌的时候我心里想：这样做有什么果效呢，和每天路边拿着麦克风宣讲福音有什么区别呢？基本上没有人会停下来好好听，大多只是好奇心促使多看几眼我们。当我唱到《平安夜》的时候，我问自己，看着忙碌的他们、贫穷的他们，平安在哪里呢？在一两分钟这样低落的心情之后，我也意识到，正因为他们这样苦苦为生活奔波的时候，何不好好唱诗，好让他们有片刻的喜悦与安宁呢？

果然，诗歌部分之后我走到后面去看了一眼，正好一位着工作服的苦力看着我就问：但是我的圣诞节在哪里？（双手摊开）我的圣诞节在哪里？我的圣诞节在哪里？听到他这样一脸严肃的三次问我，我竟不知如何作答，心里只想我什么都给不了你，他严肃的表情让我感到他的愤怒与失望，我又离开。

我们继续边走边唱，走走停停。

走到一些卖炸土豆和烤肉的小摊位旁边，正好有一块地方我们可以驻足唱诗，于是我们停下来。先面对右边的街区，在面向左边的街区。转向左边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最后一排，因为已经唱很久也想歇一下嗓子。正站着看的时候，有一位女士跑过来也不知怎么就和我握手了，她问我：你好吗？我说好，然后也问她，她也说好。看着她开心的说好的时候，我惊了一下，你很好？突然她还握着我的手就双膝跪下，我才看见她的短裙早已蒙尘，还是赤脚的，然后她瞬间就起来跑掉了。我看着她跑开的方向其实就是几米以外的地方，跑过去还和另一位妇女说着什么，因为我被诧异到了，一直看着她们，所以她跑过去之后我们也有一个短暂的眼神交流。师母说在农村都会这样跪……后来我们继续唱，她又走到我们旁边，这次我主动去和她握手，仅此而已。继续走走停停，回到 JH 下面的时候已经 6:40 的样子，我牵着孩子站在台阶上，一不留神又看见那位女士，她走向我们旁边的加油站。似乎是无意间的，但是我猜她是跟着我们一起过来的。

也有一次停下来唱诗的时候有一位男的口头表示愿意过来主日，牧师说的时候，他说愿意过来。

平时路过这一段的时候大多是赶路，一般都在车里，或者在摩托车上，一晃即过，此次走过的时候，更多看清楚那一条条小巷子，与其说是小巷子，不如说是无处不在的贫民窟，脏乱的道路，破烂的房屋，那些摊位除了食物以外都是破旧的，还有垃圾、苍蝇、污泥沟。这段时间因为我们没有车，晚上又必须出行，于是也多了几次晚上带着孩子乘摩托的经历，回家的路上老大和我走，唱着赞美诗迎着晚风，竟也有一丝畅快。

晚上回到家中，大概是圣灵的催促，我要写下最近的一些感触。当我再次回想起下午的献诗报佳音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：为什么我不邀请那位难民晚上过来参加晚宴呢？为什么我不给那位质问我的男士说我可以给你耶稣？为什么我不拥抱那位和我握手的女士然后邀请她过来呢？为什么不留下那位表示要来主日的联系方式呢？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日以前去回访一次。

2023 年 12 月 20 日 Kampala